



文/片 记者 李旭旭 张梓璐

迷上钓鱼,娱乐方式都变了

9月6日下午,范珂丽来到白浪河桥北侧的垂钓区钓鱼,收杆甩线之际,赢得了一众钓友的称赞。“我转了一圈儿,感觉就是你的动作最标准。”一位身背鱼竿的市民跟范珂丽攀谈起来,“你钓鱼得有五六年了吧?”面对夸奖,范珂丽谦虚地说自己实际上只有两年的钓鱼经验。范珂丽告诉记者,她接触钓鱼是在2020年,因为彼时的朋友爱好钓鱼,她也在耳濡目染间“入坑”。“那个时候跟朋友出来玩,他就是专心致志地钓鱼,我闲着没事也找了根钓竿在旁边瞎钓。”

正是“歪打正着”,范珂丽虽然是业余选手,却也有瞎猫碰见死耗子的时候。“鱼儿第一次上钩是在2020年5月,我在坊子渠河钓鱼,三甩两甩甩上来一条翘嘴。”钓鱼的魅力就在上钩的一瞬间,从此范珂丽成为一名真正的钓鱼发烧友,每天钓鱼打卡成了她的常态,“每天下了班,我带上钓具就到河边钓鱼。”

迷上钓鱼后,范珂丽逐渐远离了原来的娱乐方式,“以前常跟朋友逛街探店,或者去酒吧喝酒,现在空闲时间都被钓鱼填满,娱乐方式发生了变化,而静静地等待鱼儿上钩也让生活慢下来。”范珂丽说,她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闲暇时间,他们便会相约钓鱼。“直接换了一个圈子,通过钓鱼我接触了各行各业的人,有干工程的,有机关单位的,也有政府部门的,还有干个体的。聚餐的时候我们只谈钓鱼,不谈其他,很纯粹。”

与其他娱乐项目一样,钓友都有自己的群,平常也会在群里交流,钓竿、钓鱼技巧等是他们交流的主题,但是也有吝于分享的时候。“有时候大家不会在群里交流钓点,一个钓点就像是自己的宝地一样。”

朋友圈的扩大是一方面,迷上钓鱼之后,范珂丽感觉自己的身体素质也提高了,“钓鱼毕竟也属于户外运动,感觉自己的身体素质比去年好了,今年一次感冒都没得过。”

被钩子扎被蚊子咬是常事

范珂丽对潍坊的大小钓点了如指掌。“央子白浪河帆船基地,滨海健康公园,安丘汶河等等这些地方,我们都去过了,平常以野钓为主,偶尔也会去水库和黑坑。”野钓是指钓鱼发烧友在野外的天然沟渠、河流、湖泊、水库等地钓鱼,而黑坑则指的是具有商业性质的垂钓园。

钓鱼的性质决定了这项运动本身带有一定的风险性。上厕所不方便、潜在危险因素以及蚊虫叮咬是范珂丽钓鱼时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但出于热爱,都被她一一克服。

“外出钓鱼能不喝水就不喝水,实在忍不住了就开车去周围找个厕所。”范珂丽说,为了安全起见,每次外出的时候,钓友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蚊虫叮咬在钓鱼过程中发生频率十分频繁,为了与蚊虫对抗,点蚊香,抹风油精,穿长筒袜,范珂丽“无所不用其极”。“被钩子扎、被蚊子咬是经常发生的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全身上下都遮起来。前两天我让毒虫子咬到了,大腿都肿了。”范珂丽说。

从偶然入坑到每天打卡,钓鱼让她的生活变慢
90后美女钓手养成记

不逛街,也不探店,每次一下班,潍坊90后女孩范珂丽就背起钓具直奔大河小溪鱼塘水库,在钓箱上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她说,爱上钓鱼之后,自己摒弃了原有的娱乐方式,钓鱼让她的生活更加规律、健康,“更有意义”。从钓鱼门外汉变成如今拥有上万粉丝的抖音网红博主,1993年出生的范珂丽没有想到自己会爱上钓鱼,更没有想到钓鱼会彻底改变自己原有的娱乐方式。

此外,钓鱼圈里的女钓手比较少,外出钓鱼时,难免会遇到一些人的冷嘲热讽,范珂丽一开始的选择就是“硬刚”。“有一次,我一边钓鱼一边直播,旁边就有个人对我冷嘲热讽,我当时就怼回去了。”范珂丽认为,钓鱼是一种户外运动,无论男女都可以参与,男生能做好的,自己也能做好。因为接触了新媒体,她也逐渐找到与这些恶意评论共处的方式——冷却处理。

“钓鱼+新媒体”列入未来规划

范珂丽平时有正式工作,同时也是一名自媒体达人。她将爱好和自媒体相结合,于是钓鱼成为她抖音的主要内容。打开范珂丽的抖音,里面清一色是她外出钓鱼的视频。自从她2021年10月份发布第一条与钓鱼相关的视频以来,至今已经收获了1万名粉丝。

“当时发了一条抖音,没想到效果还挺好的。”范珂丽说,虽然收获粉丝是意外,但是未来她也有把新媒体纳入职业发展规划的想法。

网红博主的新头衔为范珂丽带来了一些流量和关注,她甚至还能接到品牌方的赞助。但范珂丽表示,现在还是以分享生活为主,对于未来在新媒体方面的发展还是先观望。“如果发展得好,以后也可以把做新媒体慢慢转成主业。”

打开后台的粉丝年龄群像,记者发现,范珂丽的粉丝年龄以38岁到45岁为主,这也是她现实生活中钓友年龄的真实情况。“90后钓鱼的还是少,尤其是女钓手。”记者在范珂丽提供的照片中看到,年龄小于23岁的粉丝不足16%,24岁到30岁的粉丝也仅占30%左右,31岁到40岁的粉丝占比最大,能达到51%,而在性别构成中,女性粉丝量仅占2%。

范珂丽坦言:“钓鱼对我来说是偶然也是缘分,作为90后,工作闲暇之余,可选择的休闲方式有很多,曾经的我也泡过吧,蹦过迪……直到接触到钓鱼,让我感受到垂钓带来的快乐,绝非是去酒吧、蹦迪等所能给予的。”

分析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入钓鱼“坑”的原因时,范珂丽说疫情可能促使大家将钓鱼这种户外运动作为排遣无聊的一种方式,并且钓鱼的门槛不高,一个马扎,一根钓鱼竿就凑成了入门的基本装备。“我第一次钓鱼的时候,钓竿还是别人送的,我又花了40块钱从网上买了一个收纳凳和一个拉饵盘,就这么开始钓鱼了。”

现如今,钓鱼已经成为范珂丽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谈到钓鱼,她不无动情地说:“起初觉得钓鱼只是好玩,感受垂钓和收获所带来的成就感。慢慢地,逐渐感受到它的魅力。打个比方吧,也可能不太恰当,我觉得钓鱼带给我的‘重生’,让烦躁不安的内心静下来,褪去浮躁虚荣的表象,回归自然,感受真正的自己,与自己和解,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沉淀下来。”

把钓鱼作为消遣娱乐方式也越来越被更多的90后拥抱。1998年出生的张辛既是钓鱼爱好者,也是范珂丽的粉丝。钓鱼几乎占据了他下班后80%的时光,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是在钓鱼,就是在去钓鱼的路上。”如今,像范珂丽和张辛这样爱好钓鱼的90后还有不少,在繁忙的城市生活中,他们用钓竿开启了一片净土。就像范珂丽所言:“对我来说,钓鱼是一种实在无华的休闲方式,更是一种与自己对话的生活。”

樊照程(网名muyi)和妻子晓航的工作让很多人羡慕,他们是“南北极游轮体验师”,不断地尝试“南北极之旅”,为其他游客筛选出最好的旅行方案。记者了解到,muyi和晓航都是清华大学硕士,学的分别是计算机和热能工程专业。一次南极之旅给了他们启发,他俩开始创业,成为“南北极游轮体验师”。2016年至今,muyi去过南极17次、北极6次,最多时一年去了南极6次。晓航也去过11次南极和4次北极。

清华硕士6年去了17次南极
还帮800多人圆梦南北极

去一次南极不够过瘾

谈到“南北极游轮体验师”,muyi笑着说:“这是我给自己的称呼,类似酒店试睡员,不过我是坐‘南极游轮’。”他解释说,自己就像乘客一样体验项目产品,然后在体验的基础上整理游轮线路信息,把不同的极地旅行项目推荐给适合的人群。

muyi和晓航相识于清华大学。1984年出生的muyi家在陕西,1987年出生的晓航是北京人。他们在一次社团活动中相识。2011年,muyi硕士毕业后到一家石油公司工作,先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北极圈内挖了一年石油,然后到沙特阿拉伯工作了两年半。2012年,晓航硕士毕业后在一家石油公司当工程师。2015年,石油行业不景气,两人先后离职,便拿着补偿金环游世界。2016年11月,他们旅行到南极。正是这次旅行,让两人与“南北极游轮体验师”这个职业结缘。

muyi说,第一次坐上去南极的游轮时,晕船反应严重。不过让他惊喜的是,旅行中看到了8种企鹅,3种鲸鱼,4种海豹,还有很多种海鸟,“一望无际的冰川如排山倒海般涌来,让我感觉南极像是另外一个星球,太震撼了,以前只在纪录片中看过,没想到来了纪录片现场!”晓航和muyi一样,也被这些景象所震撼,晓航说:“我当时以为这輩子只会去一次南极,后来发现去一次是不过瘾的。”

从南极回家之后,muyi写了不少南极旅游攻略。2017年1月,muyi将攻略发到网上,引来大量网友关注,并询问他各种关于南极旅行的情况。恰巧他已经快两年没有工作了,正在思考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就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创业。2017年11月,两人正式成为“南北极游轮体验师”。

为游客推荐适宜的旅游项目



晓航告诉记者,南北极旅游是低频消费,游轮的风格也大不相同。体验师需要做的就是体验尽可能多的产品(不同路线、不同公司、不同船只),并进行横向对比,给游客匹配适合的极地产品。

muyi称,一般的南极半岛线路市场价为六七万元人民币,南极三岛线路市场价为十三四万元人民币。这笔费用很高,他们一开始和游轮公司商谈能否免费上船做游轮体验师,一些游轮公司不同意,“你们不能带来经济效益,为什么要让你们上船体验呢?”

为了能够获得体验机会,muyi想尽一切办法。他第二次的南极之旅是一个10天的线路,当时正好有特价船票,每张票不到5000美元(约合人民币34000元)。他把信息分享到朋友圈里,没想到有13位朋友跟着一起报名,游船公司就赠送了他一张船票。为了成为体验师,muyi还考取了极地向导证,通过领队、极地向导等身份申请到游轮工作,这样他不但能“免费”登上游轮,游轮公司每天还会支付他两三百美元工资。

刚上船时,muyi会重点关注游轮的基础硬件设施,如房间是否舒适、公共空间是否宽敞、餐饮有何特色等。游轮上是否提供中文服务是muyi重点考察的项目,因为南极游轮上的通用语言是英文,“带有中文服务的行程,才能(让游客)获得完美的游玩体验”。

南北极旅行并非极地探险

很多人认为去南极旅行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但muyi笑着说:“这是大家的刻板印象,其实极地旅行并非探险,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去。”一位长期从事南北极旅行工作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旅游和科考不一样,所有登陆活动都是以安全为第一要素来开展的。”

晓航称,每次登陆距离一般是500米到1000米。登陆前,她和其他探险队员首先乘坐冲锋舟登陆,先排查冰裂缝,在安全冰面上插上橙红色小旗子,标出一条安全路线。

每次到南极,muyi都会被企鹅吸引,“它们和动物园里的同类完全不一样,非常惹人喜爱”。世界上共有18种企鹅,帝企鹅是个头最大的,最高可达1.2米,重40多公斤,一般的南极线路上是看不到的。今年3月中下旬,muyi又进行了一场为期19天的体验旅行,这是他的第17次南极之旅。他在南乔治亚岛看到了“鹅山鹅海”,他把自己宝宝的照片带到了南极,并和成群结队的企鹅来了一张合影。

记者了解到,作为极地向导和南北极旅行咨询师,muyi一共帮助过800多人圆梦南北极。还有两个月,又要到南极暖季,但muyi今年不打算再去,想在家里照顾孩子,“我还有很多游轮没有体验过,明年想再体验一些新游轮”。

据扬子晚报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找记者上壹点

编辑:于海霞 美编:继红 组版:刘燕